

闲云野鹤

有书相伴

●刘力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静静地走了近60年，与我相伴最好最久的便是书了。书，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昼和风雨。

从小学到大学毕业，我读了上千册书，图书馆成了心之所爱，还有过闭馆被管理员驱赶的经历。幼时集市上，也曾有过坐在集市水泥坎上看书数小时受凉闹肚子的经历，被父母、亲友调侃为“书虫”。

许多时候，我常常为获得一本好书怦然心动，欣喜若狂，为如期读完一本借阅之书，可以陪日头落山，陪朝阳从东窗冉冉再起，除了内容的吸力，心里念着的是信誉，“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”。

读书是种享受。周末野外读书，书与景融为一体，神游体外，物我皆忘；雨中读书有诗感，雨打梧桐，音律舒缓，声声入耳，诱人入境；病榻读书，疲倦之躯竟焕出生机，身上苦痛孤寂顿失。

读书是心灵的旅行。出差时，除了日用品，还会捎上点书，他人逛商场游公园，我却常执拗地拐进书店书市，引人不解，却自得其乐。即便几次短期出国，同行者大饱购物瘾，我的行李中却有淘来的书籍，我固执地认为，书籍比衣物好看实惠，哪怕有人说我是“书呆子”。

学数学，干新闻，做宣传，喜好读历史传记，便分门别类，类类书籍汇拢，每每坐于书房，心中有种自豪和陶醉，儿子求学离家后，他居住的卧室便成了书房，成了我心之所系心之所往的地方。书房墙上挂几幅画，书画一体，进去便如走进知识的海洋。

读书如访友。不少同学、朋友出了书，便谦恭索要，有着作者亲笔签名的书就成了限量版珍藏，不仅学习知识，也沟通友谊，读本好

书，交个益友，忆起曾经的烽火岁月，那是珍藏的记忆，也是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那儿绽出的火花足以让人的心里敞亮。

书是最好的老师。如今，读书尤其是读大部头书的人渐稀，我依旧固执地守着，别人沉迷于手机上的片言碎语时，却坚持每天读书一章，那时红火的《读者》《散文选刊》，仍一如既往地订阅着，一篇不落地读着。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，正是如此，学理科的我却感觉成了文人，读书藏书，遨游书海，几十年下来，发表的文章有数百万字。

读书人懂书，也珍惜书。求学、工作数次挪屋搬迁，高中以后的教材和书籍始终没有丢弃。大学学理，攻读计算机，那时的教材如今依然整整齐齐地立在我的书柜里，尽管丝毫无用，毕业后再没看过，却不舍丢弃。小学时参加县里作文比赛获奖，奖品是一本新华字典，那可能是我倾心的“镇室之宝”了。

闲暇时，我会静立书房，久久凝视，再分架观赏书名，每本书都有一段故事，每本书都印着我成长的心迹，让我在书的氛围中寻觅生活的真谛，沉醉于幸福之中。

书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。生活中没有书，就好像没有阳光。好书如良药，能治愚昧愈内心；好书如清泉，能解饥渴润身心。书对于人是平等的，你读了多少书，便会有多少收获，这便是读书给我的启示。

有言，书是人成长的阶梯。书更是人充实和富裕的阶梯。年近花甲，我仍会随着心迹与书相伴，不停步走下去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无论时光再赋予多少年轮，因为有书相伴，人生丰实时光不老，有书相伴，即便清贫也能体味富足，把美味长久地珍藏心底。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

楼高旷野远

●刘守林

假日，翻阅我36年前的诗集《情潮》，忆起那年单位大院内的宿舍调整，我家由“不见天日”的中间单元调整到与小巷为邻的单元，从阳台和客厅望出去是一角久违的天空。楼高了，视野开阔了，从每一扇窗户望出去都看得见大片的晴空。晴空下，城市高低错落的屋顶，屋顶上或绿影婆娑、花团锦簇，或铁锈斑驳、不假装饰，空灵而非空虚，旷远而非空旷……

入住新居几个月了，天天上下几百级台阶，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，再也不脚软气紧了。下班之后，或赤手空拳，或提着米油菜蛋，在不知不觉中也上了楼，进了家门。人过半百，保养身体比挣钱更重要，如此天天上上下下，如分段进行的登山旅游，腿脚在被动的主动中加强了锻炼，人也显得更精神了。

让人显得精神的还有屋顶的花园。自从搬家之后，我一早一晚必修的功课是到被称为8楼的花园去做做操、打打太极拳，活动活动筋骨。伏案工作了几十年，肩颈腰腿早该调理调理了。过去可以借口说没有活动的条件，如今有上百平方米的屋顶，任你如何动作，且无旁人干扰，还有什么借口呢？

活动筋骨前后，我常常在这花园内漫步几圈，怡然自得地欣赏着池中摇尾的锦鲤、池上披绿的假山，坡地里那红的花、黄的花、紫的花、粉的花、白的花，还有绕墙的数十杆罗汉竹，竹下那一排生机勃勃的紫罗兰……

更令人神清气爽的是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——8楼之上，还有一个花廊环顶的9楼。从鱼池旁拾级而上，18级台阶送你登上了这片小区的最高处。肩头，藤蔓盈盈；耳畔，轻风徐徐。放眼望去，芳邻几乎是家家花园，户户绿地，翠影与彩霞叠映，阳光和景观交流。抬头望去，天空更高远了，不由得纵目俯视大地，南、西、北三方视线全无障碍，数千米外才浮现出可供仰视的高层建筑此起彼伏，隐隐如万顷波涛中一艘艘远洋的航船。目光向东越过小区，紧邻的是20几层的花园楼盘，它的背影遮住了远方二环路立交桥上动漫似的风景，而它不甘寂寞的落地窗如千百双眼睛在望着你，像是在羡慕着你开放式的双层私家花园。

站在小区的最高处，最为生动的记忆是那只萍水相逢的猫头鹰。

那天，它也许是飞倦了，或许是受伤了，竟跌落在花廊下。惊喜之余，妻子将它捧回屋中。喂它水，它闭目不饮；又喂它饭，它仍闭目不食；再喂它肉，它半闭双目仍拒绝用餐。见到此番情景，我和妻子商量之后，我用双手将它捧起，此时它的翅膀动了动。我奋力托起了它，霎时，这只会飞的精灵振羽疾翔，如一支黑色的利箭射了出去，射向远方，很快便消逝在黄昏的地平线上……

芳菲物语

“赶路”的云

●赵自力

儿时的记忆中，春天最为生动，连天上的云也变得活泼起来。

春天里，父亲总喜欢把我们带到田间，他给小麦油菜施肥、锄草时，我和妹妹常常打打下手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把土粪一把一把撒在田地里。

油菜花开时，我们喜欢去捉蝴蝶，捉了放，放了又捉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气温回升后，空田长出一大片的野草，像块很大的绿毯子。在草地上摔跤、捉虫、打滚都可以，如果能碰巧逮住一只青蛙，又大又绿的那种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青蛙在前面跳，我们学着青蛙的样子也蹲下身子跟着跳，一只青蛙够我们玩半天的。

玩累了，就躺在草地上，仰望天空。春季的天空，瓦蓝瓦蓝的，春风吹拂中，总有一些云朵飘在空中。我们喜欢看云的形状，想象着像什么。妹妹是个小吃货，总喜欢把云朵和零食联想起来，特别是看到大团的白云，她总是说那像米糕。其实最像的应该是棉花糖了，只不过那时没见过，更没吃过。刚想好一个特别像的动物来形容白云，可惜过不了一会儿，云就飘走了，真有点失落。“云如果不走，挂在天空中，我们可以牵着它们散步，该多好。”趁父亲上田埂

休息，我们围着他开始了“十万个为什么”。

“春天来了，云也要忙着赶路呢。”父亲看着我们说，“它们也有自己的任务，那就是找到伙伴们后，下一场春雨，农人们好犁田地啊。”“那它们为什么不停留在我们这里，何必赶到别的地方呢？”我们继续问。父亲说：“一切都要听春天的安排，叫它们在哪里就在哪里，说不定别的地方的云正往我们这里赶路呢。”云在赶路，父亲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，至今还记得。直到现在，我经常抬头看看天空的云，品味着父亲的话，想象着它们赶路的样子，觉得非常形象。

如果有一天，天空的云朵突然多了起来，一团一团的带着黑色，感觉有点沉闷的样子，那多半是要下雨了。“云朵都是雨做的，这些从远处赶来的云，是要给我们下场春雨了。”父亲高兴地说。果然，春雨细细密密地下了起来，一连几天，田里都积了一层雨水了。

“一犁新雨破春耕，我要开犁去了咯。”父亲说完，牵着牛，扛着犁，迫不及待地去犁田。一声吆喝，一声甩鞭，父亲把春天“犁”得格外生动。

春天里，每朵云都在赶路，我们也要趁大好春光赶好自己的路，那样就不会辜负春天了。